

杜宏剛 劉 矜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五）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杜宏剛

劉 羚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五）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映中齋集	俞樾著	五二五
龍溪集	張謇著	四六八
黎湖集	朴弼周著	〇〇一
恕菴集	申靖夏著	〇四七
浣巖集	鄭來僑著	〇八九
星湖全集	李 瀾著	〇九九
青泉集	申維翰著	一四三
南塘集	韓元震著	一五五
崧岳集	林昌澤著	二一五
屏溪集	尹鳳九著	二二三

鳳巖集

蔡之洪著 二七五

樗村遺稿

沈 鎬著 二八一

江左集

權 萬著 三六三

夢嚙集

南克寬著 三六九

冠陽集

李匡德著 三七七

立齋遺稿

姜再恒著 三九一

藥山漫稿

吳光運著 四四一

悔軒集

趙觀彬著 四五七

歸鹿集

趙顯命著 四九五

知守齋集

俞拓基著 五二五

朴弼周 著

黎湖集

朴弼周，字尚甫，號黎湖（一六八〇—一七四八），朝鮮肅宗六年，清康熙十九年生；朝鮮英祖二十四年，清乾隆十三年卒。

朴弼周曾爲永平守、贊善等職。

《黎湖集》由著者門人具常助等校正。原集三十卷，五冊，總一千三百八十七板，半葉十行二十字。

底本由著者後孫朴天主據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送尹景孺以副价赴燕

雪花大如手。北風正吼怒。問子將安適。使車馳不住。中原今陸沉。極目遼蓟路。久矣天子驕。難遂泥塗步。

其二

猶及始廢典。僭王著魯策。士師職未舉。戎狄勢難敵。遂令金元間。送入主中國。氣數一何舛。別致今日劫。

其三

丙丁與甲申。嗚呼值陽九。屬國尚餘羞。皇恩豈永覆。寂寞風雲會。悽悽珠玉走。平生下泉思。慘然亦何有。

其四

聞先固有理。氣至詎無覺。窮上旋反下。笑言天不復。文章關盛衰。道學驗絕續。卽此數件事。一一勤咨度。

其五

一自程朱後。聖門何寥落。五百期已過。名世嗟無作。有文蓋未聞。俛仰幾歎息。我欲從之遊。地遠中州隔。

其六

至人寶存心。物理能深造。尋常所感觸。固非進此道。足目幸俱到。萬憂收襟抱。始知子長輩。非直達道好。

其七

金臺拙燕迹。薊門覓亮封。華表有古柱。滹河多清風。經過遼瀋間。想像殺伐蹤。安得漢飛將。逐虜出居庸。

其八

我本孤繁人。愧負弘矣志。久無戶外迹。焉及海內事。憑君寄兩目。千里如尺咫。歸來好說興。別愁且置是。

答俞展甫

拓基○辛丑

得重未幾。旋又內遷。雖愜汲直禁閭之願。甚左毛義捧檄之情。忠孝之不能兩得也如此。況伏聞充下价赴燕。使事至重。仰惟飲水即夕。起居何若。男兒出身之始。卽以報主自期。以執事之誦詩三百也。其於專對也何有。燕路累千里。多有聖賢舊觀。苟非主恩東偏。秀才之足跡。何以及此。道途經歷之餘。其兩感激觸發。增長其新義者。浩乎若泉之始出而不可窮矣。此在知舊之心。豈不貺賀萬萬乎。茅聞彼中事。近多可憂。此則不能無仰慮者。而然無劇易燥濕。只隨事盡心之外。更有何道。病伏遐蹤。不敢他及。略有此云云。想執事必默喻於言外矣。

洪原縣監宋公墓銘後

維 仁祖大王十四年 崇禎丙子冬。虜大舉入寇。南漢受圍。故洪原縣監宋公諱。以平倭將。從此兵使李沅南兵使徐佑中。領勤 王即來援。旋因諱和罷兵。有 朝旨命勦擊虜兵之從此路歸者。會中營將定平府使宣若海病。公為衆所推。代領其兵。行其安邊之南山驛尺山下。與賊遇焉。賊藏精兵山谷間。故羸師以誘我。沅等意輕之。趣令公同前後營進兵。公爭不得往。嘗賊賊伏果大發。勢甚威。前營將南康侯韓耆英。後營將德原府使裴命純。皆敢死。公以中營獨受大敵。殊死戰。賊幾此而沅。佑甲等列陣在山上。觀望公大呼請救。終不應。仍遁去。有宦隸朴貴鶴者。請曰。主帥既走。事無可為。盍少避焉。公慨然曰。男兒死耳。負 國苟生。意所不為。況我先人以四十八歲死於倭難。今吾年紀適同此數。尤何忍不死以忝所生乎。終日手弓射賊。至於矢盡弦絕。而相持亦墮落。則又舉劍擊賊。賊死不記其數。俄而鉤中折。遂死之。實丁丑二月十五日也。歸葬于興陽梁山望某之原。始公之從沅等入援也。憤其逗遛。屢有責責。沅等固不悅。至是又欲身脫其不救之罪。皆辭為証辭於

終聞中。致公死義。實扶掩翳。不白於世。可勝痛哉。至肅廟朝。公之孫笑訢於 駕前。下所司議。議臣問領厚等。 啓曰。宋某之明白殉節。實如笑言。上命贈左承旨。且命與公考 贈參議。公大立而立志臣之門。 聖朝酬報忠義之典。至是而無餘憾矣。公字士允。礪山人。自七世祖侃家于興陽。其代聞世德。具在先參議公碣文中。此不著。公生於 隆慶庚寅。參議公死時。公年九歲。聞喪大慟。哀動傍人。事母蘇夫人盡孝。稍長。從塾師學史。暇則為局戲。師呵禁之。則對曰。兒非荒于嬉。第留心於運機決勝之妙。欲復父讐。仍淪沉溺面。聞者義之。均曰。使權錯覆漏田。嚴刑以胥之。公時年十四。亦被逮。仰呼曰。今公奈何欲殺我。使抱志莫伸乎。權奇其言。釋不問。公文詞日就。而特志有所在。以方馬為業。嘗謀兵書於都事巡到時。音節鏗鏘。條理洞貫。都事金公時。讓心知公為人好身手。且悲其投筆之志。而猶愛惜公文才。勉以學業甚力。萬曆甲寅。登武科。以母夫人在故。不急于仕進。既遭艱憂。始從統制使。具綾城宏之辟。為其幕佐。歸則薦授武兼宣傳官。歷全羅兵馬慶候。乙亥。除洪原。在官政平訟理。越二年丁丑。殉虜難。此公

之始卒大畧也。姬利城徐氏濟用監正種保女。三子文祥通德郎。文佑文亨俱武科。文祥男可徵。文佑男莫蓋。文亨男會。嗚呼。公孝義天植。受於所性。雖尋常戲劇。亦有所寓意。不忘至痛。觀於局戲之事。而可知矣。是則自少至老。蓋無一時一念之不在於警也。卒之臨陣。捐生身。嬰鋒鏑。父子兩世皆死。於四十八歲。無論虜與倭之有異。其為國立慳則一也。若公可謂忠孝俱全。不愧於為人臣為人子者矣。公死時。陪吏姜忠老者。終始不離公。亦與之並命。貴鶴尋公屍。則約腰帶。帶二處銜絕。角決與指並落。而決之。舌則為子紋所磨。不銜。如絲繩之韜髮者。亦刃破而手中猶握折鈎。鮮血凝澁。貴鶴並持以歸。歸之公家。至今猶藏置。貴鶴過八十始死。而每逢人士。輒說公事。泣下不已。非公忠節感人之深。則安得致是也哉。李相國端夏所撰南開誌中。詳著公戰死狀。云銘曰。維帝有畀。曰仁與義。義則君臣。仁則父子。橫目之生。一皆稟此。利害所劫。鮮不失墜。孰如宋公。能全其歸。身雖有毀。性則靡虧。死國之忠。永考之孝。造次之間。二者俱致。如余於彤。蓋有光輝。年數之同。吁亦一奇。我最其跡。以銘于石。有永千秋。名昭來在。

大司諫李公墓銘

上之五年已酉。故大司諫延安李公亮臣。以副修撰上疏。數頌議政李光佐十二大罪。且極論霜冰所由來與夫。上心受病之源。悉鑿鑿中。發時甫去戊申。逆亂危疑未定。而光佐以致亂之臣。猶竊據鼎席。頤擅威福。上怒公疏之切直。直夜召之入。公隨上問。從容前對。凡千餘言。視疏辭益明白勁正。上亦無以屈也。為之改容。顧為相地。遂竄公慶源。蓋公孤忠自奮。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又不撓於雷霆之下。幾能理秦。明主君子多之。晚雖起廢。間有供職。而通籍十三年。計其立朝之日。則不過半年。蓋若栽培玉成。以需登用。而不幸得疾。以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遽歿於三和任所。朝野聞之。莫不嗟惜。公初諱宗臣。字元亮。文簡公諱喜朝之胤子也。妣安東金氏。願議政壽興之女。祖副提學諱端相。曾祖吏曹判書諱明漢。累世名德聞於一國。可不須譜也。公生於己巳月日。幼則有英氣。而能飲然若處子。起居坐立。循循推飭。見之者以為真詩禮家子弟也。日侍文簡公側。與門生賓客相周旋。每代文簡公筆札之勞。輒

應聲寫無滯礙。有疑事則文簡公輒詢於公。父子蓋許為知己中。肅廟乙未進士。已亥丁內憂。景宗辛丑補內侍教官。無何。羣士煽禍。隨文簡公赴諫。靈巖甲辰。文簡公又西移。歿於中路。公號天痛擗。毀幾不全。服闋而為今。上丙午以景廟祠廟監造勞。陞漢城主簿。歷司僚主簿。工曹佐郎。丁未。登增廣文科。由兵曹佐郎。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登進。即以實心典學。辨別忠邪之說。追焉其忤。上旨已在於此也。逮己酉而有慶源之竄。在謫日。讀魯論與朱子書。七月月而歿。宥丙辰。除安陰縣監。不赴。又授北道兵馬評事。蓋上之竄公。雖有所以。而實則知公無他。臨筵累稱公愷勝。至是而又有補外不敢辭之。教公乃應命焉。還朝。歷授兼司書吏曹佐郎。校理兼文學。修撰副應教。外則咸從府使。唯司書文學則出滿。恩命而餘皆不就。戊午為弼善掌樂院正。冬以司僕正。賈价赴燕。辨明史証筆。明年春還為副應教。以使勞陞通政。陞授兵曹參知司諫。院大司諫。同副承旨。旋由禮曹參議。出為三和府使。清慎簡約。不煩而治。纔數月而一境稱頌。公築於安山竹粟里。某向之原。未一月而配甲夫人繼歿。聞者

尤悲之。申夫人貫平山。史曹參議鐸之女。二子。長獻輔。進士才而天。次敏輔。出為從兄宗臣後。獻輔一女。敏輔一女。一子皆幼。蓋公標望絕人。立朝敢言。不計顛沛。志節皎然。斯已為難矣。至於愛好人倫。惠訓士類。中心所存。尤惓惓於衛道尊賢。有非沆俗所能及者。是固佩服先矩。不敢失墜。而亦由其明齋獨微。出於性得為多。使得以行其所學。則世道斯文。豈不有賴焉。而天不假年。中遽奄忽。此豈止為公之不幸而已哉。公為人。子良易直。篤於孝友。有一姊寡居。每得其書。輒泣然以悲。待嘗時門下士。益加意焉。在三和時。嘗行老人宴。感愴不覺其泣下曰。吾不忍見老人也。其終身慕如此。余與公為戚昆弟。撫公小角。至于老大。孰謂今日余乃後死而忍銘公也。噫。銘曰。朝廷之上。識見為貴。豈敢我哉。先正有謂。以此論世。其人未易。嗟唯元亮。其殆庶幾。如何為識。心乎士類。所存所行。一本諸此。懇懇之誠。斷斷之義。視彼沆俗。不既遠矣。危言觸邪。君極是扶。識之所屆。亦可驗夫。若將增益。而以大受。奄忽云亡。歸咎無所。清慎端詳。子良正直。有不可忘。於何更得。宅兆之卜。蓮城是食。我最為銘。淚漬于石。

石議政忠翼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維景願二年壬寅十一月初五日。故石議政牛坡趙公卒于珍島謫廬。聞者多流涕。越四年乙巳。今上初元。首命還公職秩。賜諡曰忠翼。復聽立祠江上。祀公與三相臣之同禍者。無何。辛壬餘黨肆為鬼蜮。自頃丁未以後十數年中。又經一遭。奪復。蓋陰陽有消息。日月有明晦。而乾心之洞察盡傷。則固終始如一也。至今年辛酉。乃命併復諸公之爵與謚。於是而天定始勝。國是使明。可以俟百世於無窮矣。嗚呼休哉。公諱泰承。字幼亮。楊州人。高麗贈判院事。卒之後也。本朝文剛公末生。稱名臣。累傳而至昭敏公諱存性。忠靖公諱啓達。大顯於宣仁。李三朝。是為公曾祖若祖也。考諱禧錫。提上郎守。此水原白氏。金知中。挺府事弘一女。休菴公仁傑之後。郎守公夢李白沙恒福。入於室而公生焉。三歲而孤。幼有遠大徵。甫兩而寅。登筭授假。注書已。因莊烈王后虞主監造勞。陞典籍已。為黨類。國初公進。嘗以兵曹郎。在龍旗下。上目之。問為誰。黨人恐其嚮用。出之。為汶溝驛監。屬歲饑。用汲糶故事。發倉賑民。四載去官。民樂其寬仁。不苛。立碑以思之。甲戌。以

持平召。俄廉察廟之石。仁顯王后六載廢處人。心悲憤。既復位。首相而九萬倡邪議。議僭帝載諸賊不誅。公痛之。辨斥甚嚴。世是拔羸選。玄石朴先生世采以左揆造朝。力言其不可不錄於堂圖。自後至戊寅。連為三司與春坊銓郎等職。唯玉堂最屢且久。其在館職。上劄諫。內旨之用墨油過多。因災異屢陳修德崇儉。慎言路嚴賊法之說。多切實可施行。先朝御容有奉安佛寺者。公極論其非宜。且請治宮女之張佛事於弘濟橋者。言捕儲之才。則請敦召名儒。委以教導。又請慎簡宦屬。去其便佞。易以謹厚。正言中鉉論時相。上怒斥補放義縣監。公力請緩之。得移陸邑。如是者非一。公上告下諭。請諫者甚屢。此義徵之實于法。亦由公固爭有託疏。決為凶孽地者。則率力遏之。公隨事獻替。裨益弘多。間被嚴旨而受。和實深。特授同副承旨。陞右副。述拜掌諫院判火事。已卯。拜忠清監司。陳情不赴。歷承旨工戶曹參議大司諫。庚辰。推刑曹參判。旋授平安監司。多惠政。民盡像立生祠。幸已。以吏曹參判還朝。屢遷屢授。為大司憲。以同知經筵侍講春秋勉上。以追孝廟遺志。明尊周大義。陳弭定之策。請依

宋仁宗時事。授紙筆諸臣。使疏所宜先者。壬午冬。為都承旨。以大婚時進圭勞。陞一階。癸未夏。由禮參。又陞拜戶曹判書。屬西勅踵至。區畫悉中窳。聰察無遺而不毛。揭細故。老胥輩服其偉望而畏其明。李東彥有欺言名。以評事纔北還而又命再往。公疏留之。且請勿許倭館約條外五日之市。以防宣泄陰事。兼守禦使。以便宜賣江倉米。取其羨。擬以繕修山城。論者以是為言。復因西任時微音。相繼誣詆。蓋恐公入銓而撼之也。賴上聖明不得售。公遂就衿陽之牛坡而成小等。仍自號甲中。連授判尹工曹判書。批以弘濟時艱。蓋施諸大臣者也。遂起朝拜兵曹判書。搜才振滯。大得武士心。大政時注措。悉當亞席。故修却人而亦灑然易容。述長戶曹。居一年。百用充裕。新蓄綿布以同計者千餘。後值有事所需。悉所辨焉。時訖禁苑。設大報壇祀神宗皇帝。公董其役。上依公言。命勿書清人年號於壇事。壇成。用其勞陞正憲。旋擢授兼判義禁府事。公嘗曰。未有遵先王而過者。見目前害而率意覆敗。則一弊纔云。眾弊隨生。未知其可也。與時人之務紛更者一切相左。公名入於金甌。丙戌。削其卜。乃相臣宜錫鼎之為也。移吏

曹判書。復兼守禦使。丁亥。復入本兵。戎政蓋無不舉。請陞仁川為防營。移永宗為屬鎮。與江都共倚角。巡臣有以拯胡舶臭武貨捕國用為請者。公言其非。上從之。嘗舉王素宦妾不知名之說勉戒。有曰。宦寺之居中用事者。必與外朝和應。而後方濟其邪謀。故王素之言如是。人君不可不念。以大夫人春秋日高。乞免基懇。上慰勉之。已丑。為左參贊提舉內局。上有腫候而大夫人疾又篤。公歸諷語人曰。未見上候向減而今離藥院。忠孝何以俱全。涕出洟。見者義之。丁內艱。憂吉用前侍藥。勞陞崇祿。清差爭白頭山界。僞臣請得內藏盛京誌以行。蓋將以誌甲圖為據也。公危之曰。彼必以禁物為言。只可謄示其圖而已。曾得於奉時云爾。則蔑不濟矣。上亟從之。於巡席請修羅麗王陵墓。崩頽者。提學李致用私於庭糾。公以判金吾按做。整黨進攻。公輒疏辨。奸情益露。上竟配整。伸救者皆得罪。自此見嫉日深。命經理北漢城。公每主修葺都城。以為北漢不必畢具。癸巳。上受徵號。用監董勞。進階輔國。其冬。以。上介赴燕。上久違被不視朝。而獨公則往還皆引

見乙未丙申之間。復長吏曹。始尹拯以充登宋先生
時刻之門人。謁其父宣舉墓文。不能滿望。許揚詆斥
靡不至。其徒祖述之無復倫理。惟上亦疑其文真
有過語。常石拯至。是正言趙尚健論拯背師。上怒
竄尚健。公以樂院提舉。因入診從容。白墓文措語無
可怒。與拯之庸義同形。多言人所未言。後來取覽
墓文。快正。處分。蓋公力居多。而其黨則切害之矣。
時以拯事。章疏紛紜。公請姑勿捧以專請振。賊臣真
儒假是攻公。且擬政注間微失。極意搆詆以逞。其牙
真及壬辰科見拔之憾。公即出郊。真儒之黨。必欲翻
一科案以甘心公而不能得。賊臣張夢乃以公僭李廷
燦之家。於其祖臨海君舊墓為公罪。悟心叵測。上
燦其構陷。然夢適也。慰安甚至。至有夢見卿覺來
思卿愈切之教。恩眷之隆重如此。公感泣承命。
丁酉。主賑事。全活萬數。陪幸溫泉。復以命分賑
所湖之民。至今頌之。時上疾益彌留。命世子代
理秋。以命官試士於湖西。自亞卿至輔國。常帶筆司
有司堂上。兩銓之外。周流四曹。參贊京兆。或再授或
三授。其他無帝提舉皆不著。冬拜右議政。上疾日
益加。國憂多端。遂出現事。尹宣舉集中有後記。孝

廟語。毀其祠院。公請但撤其恩額。臺官典宰臣有
非意相于公引咎不與較。退通郊外。章十數上。遠而
後已。例付判中樞。已交。兼扈衛大將。乞暇省墓。歸陳
沿路民瘼。請勿捧三南舊還與身布。嘗在庭班。見大
臣出入時。王不起。拓錄事責其不能舉例。王
子遜謝。庚子六月。肅考昇遐。製時。中官傳教以
欲自飯舍。公高聲對曰。首相相。世子為之。中官
謝不知禮。時薄昏而只張一炷燭。公致首寢。痛責其
怠忽。使多設燭。宦輩畏憚之。每見公輒屏。
遭大喪號慟。如不欲生。日月雖久。語及必涕。因
上訖。退居牛坡。旋奉使出疆。歸時不私被物。只携一
藤杖。銘其頭曰。一節直爽險。以之君子杖。斯須不離。
蓋自矢也。大臣議行戶布。公止之以非其時。景廟
無嗣。且久有疾。自在代理。大小政令。多以依為之奉
旨。公每歎曰。吾輩以此三字。皆死矣。及陞大位。
兩年之間。日益沈痼。朝野皆憂悶。正言李廷燦上疏
請建儲。時辛丑八月也。公自江外間之。即促駕入。
其夜隨時任頤左二相與諸臣登對。公所言最明。
白痛懇。舉范鎮事為證。且曰。宋時名臣多矣。而獨范
鎮言之。今不可以言出於一室官而有持起也。上

許之請。上八票。慈旨已而。上出御藥善堂召諸臣。手指案上二封書。其一卽御筆令。上居號近初君三字。其一卽慈聖訓教。而有曰孝廟血脉。先王骨血。只上與近初君。有何他議乎。予意如此。下教于諸大臣。諸大臣奉讀訖皆泣涕。於是令承旨書出傳旨。策令上為世弟就上前奉示。然後付之史官。乃退出。當是時。國勢孤弱。人心危疑。幸賴天地宗社儲位克定。即其策立之舉。正大光明。無可間然。而乃孽臣抑鳳輝。忍為疑亂。聚暗之計。緩越三日而遣投幽院。汲汲然如恐不及。其造意設心。慘於鑠錙。遂成滔天之禍。莫可收拾矣。於是大臣三司合辭請鞠鳳輝。上緩名而旋竄。如是者再至。十月。執義趙聖復疏請。世弟參閹政令。如先朝丁酉事。上可之。傳教統傳於快院。而賊臣崔錫恒忽已至。關中請對。還寢。俄又中前命設庭請。請收還。凡四日。啓辭十數上。批旨輒言。聖疾沈痾。難於酬應。萬機最後則有曰。近來大證漸升。不得覺察。至使左右者別舉。行豈可以為國也。此予至誠之言。左右可乎。世弟可乎。公遂與領議政金昌集。領中樞府事李順命。左議政李健命。通聯左

側。乞令百司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劄統上而賊臣泰耆自宣仁門闖入。以其救鳳輝。兩司方請默。故政院却不便請。對俄而謂有上教。促召之。諸大臣在備筵。聞泰耆入。遽隨其後。要公偕。公不肯。蓋以泰耆為同堂。不便於辨論也。泰耆既入。上無下教。而諸臣奉前後備忘。置榻前而出。凶賊掌與宦妾相表裏。為謀益急。至十二月而逆臣一鏡等疏。竟上矣。宦妾倡言。闕中有狐。戴白女冠往來。託以掩捕。多設機罟。使人不得通行。以待鏡等之疏。厥入之夜。遂盡逐士類。除換羣凶。布滿朝列。翌日。三司發召島配金公與二李公。而公則遠竄。俄又指棘於孫島。公色面極。來拜者見公。諧笑聲。聲狀。皆曰。我為公憂。而公反無憂耶。子侄有欲見泰耆以緩禍者。公曰。死生命也。可為免耶。泰耆自。途中未引公。公曰。兄嘗謂宣仁八侍。時見上顏也。兄獨引對。自上更無所畏。有何下教。泰耆默然。公笑曰。善為之。吾輩豈逆也。賊宦朴尚倫。文有道。與宮人石烈必貞等。閉塞世弟往來之門。謀欲廢黜。危在呼吸。世弟夜召宮官。涕泣言其狀。是為公去。國後七日矣。慈聖亦再下訪教。而初教則凶黨

封納。其再教有曰。儲嗣之定。即奉先大王遺

教。大殿親書爵號。予又以訪教下于大臣。定之。而

不幸宮人宦寺交亂。兩宮又以凶悖之說。敢肆然

於大殿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以當律。二宦遂伏

法。而宮人則凶黨故令自斃於其家。是日夕。即請三

相按律及公移配耽羅。至明年壬寅春策封。準請先

來。未則又其翌日。鰲山豎虎龍上表。詔及東宮。起

大獄。先教金李三公。以至卿宰宿將儒生之屬。無得

免者。殺伐之慘。殆有國所未有也。賊臣師尚踵發公

按律之啓。凶論層加。甚至泰億以從弟而同參請

對。無復人理。公絕不見幾微。值間以吟詠寓懷。有

冤淚。先朝三老相。悲歌中夜一孤臣之句。流八都

下。凶黨忌嫉益甚。遂日請對。竟下後命。公舉止

言色如平時。慰諭諸子曰。吾無所憾。惟不能報先

朝厚恩。是恨耳。處置後事甚悉。為書訣叔兄及諸姊

女。有人自京至。謂有詔寢後。命者。欲奪之以至明

朝。公正色曰。一死是快。何忍藉渠輩力偷延刻活乎。

仍促受命。忽天日陰晦。疾風迅雷並作。有一道長

虹起於屋後。公之生在於崇禎庚子十一月初九

日。壽六十三。瘞於木川。丙午。合窆于長湍夫人墓。

後乙卯。又移于舒川松谷村乾坐之原。夫人附石。公

侍夫人五十年。盡孝。嘗埋先祧而潁汪然被面。人

感其篤於向先事。伯氏如嚴父。少失意則傷息。俟命

終日不敢退。俸祿所得。分給宗戚。多持以為生者。庶

兄又有賤孽。死於其母後夫家。而亦身證初終。其篤

厚至此。飲人以和。不追舊怨。風流常蔭暖一座。鉅禍

心者。對公輒自失。受聖考特達之知。追盡忠盡方

物。出謀發慮。常存於經遠。不急近功。少時嘗陪玄石

論尹拯師生間事。謂其不明不公不孝。必居一於三。

玄石笑以為知言。金退憂寄與諸公。嘗於朝會中見

公。進止有則。皆噴噴謂之大器。聞相公鎮長亦謂公

可大任。嘗舉公以自代。每憂當此之害國。冀有以平

章。而至其大者則守之確然。雖在至親。亦不苟同。觀

其談笑於死生之際。而視之如歸。則可謂不世出之

偉人矣。竊謂國無儲本。則臣下違請。不恤其早。善子

公之言曰。宋之仁宗春秋不亞純晚。而范鎮必累請

之不已也。至於高宗則其年甚少。而有婁寅亮者以

孫承之早。遽以是上請之。二君者直無弱耳。未始有

疾。如猶如是。矧在景廟之世。其不以違儲為第

一急務哉。且如唐憲宗宋寧宗俱受內禪之命。而憲